

# 清明又闻箫声咽

□高东安

又是一年清明节,回到家,我凝视着墙上挂的那支云岭哥临行前送给我的、已经很长时间没有动过的尘封的洞箫,耳畔仿佛又飘荡起那令人愁肠百结的箫声。

那是1961年上高小时,我除了喜欢读从邻居云岭哥家借来的纸张已泛黄的唐诗宋词,还爱听云岭哥吹箫——那是一支云岭哥的爷爷(曾经的吹鼓手)遗留下来的、闪着黑黄幽光的潇湘泪斑竹箫。那低沉且又委婉的箫声,在夜色中悠悠萦绕,酝酿出离人的泪,搅动起游子的乡愁——岁月的沧桑感便油然而生。

天长日久,我竟跟着多才多艺的云岭哥学会了吹箫。云岭哥夸我有悟性,说自古以来,只有那些多愁善感的人才能与颇具灵气的古箫对话,说着,便忘情地吟诵起“箫声咽,秦娥梦断秦楼月。秦楼月,年年柳色,霸陵伤别……”

命运总是捉弄多情人。

自从和云岭哥相爱多年,最终被家人逼嫁他乡(丈夫是个干供销的国家职工)的杏姐在村里消失后,心事沉沉的云岭哥吹的《月夜愁》愈发如泣如诉,听后禁不住潸然泪下。

洞箫一声千行泪,断肠天涯人难归。失恋的云岭哥常常独自伫立在村口老槐树下,望着远方的西北乡久久发呆。村

里人私下传言,说咱庄的云岭秀才得了相思病——凤凰飞远了,吹箫也引不回来了。果然不出一个月,云岭哥脸色憔悴,人也消瘦了许多。

云岭哥与杏姐天涯各一方后,他便有了写日记的习惯,除了让我看,谁也不知道他在油灯下含着泪水写了些啥。

那年我考入了县中学,杏姐住的村子恰巧离学校不远,于是我代替了鸿雁传书。每逢周六回家背干粮时,云岭哥都会悄悄塞给我一封长信,待周末我返校时,总是远远地就望见杏姐早已在校门口等我,走近后虽说她笑着和我打招呼,可眼里分明闪着泪花……

大约半年后,未能再见到

杏姐的影子。可痴情的云岭哥并不死心,依旧让我捎信,尽管每次我都无可奈何地原封不动地把信带回来。

日暮黄昏时,老槐树下飘来的箫声是那样的凄凉。一桩桩婚事被淹没在苦情里的云岭哥拒之门外。村上的人都云岭哥这小子看书看傻了,而云岭哥只是沉默不语。不管是细雨飘零的春天,还是飞雪漫天的冬日,云岭哥总是一有空闲,就一个人呆在老槐树下不愿离去,似乎他的魂已经丢在了那里。

几年后的一个早晨,杏姐骑着辆崭新的凤凰牌自行车,带着她三岁的小丫头进了村。她两眼红红的,边走边朝云岭

哥家的方向眺望。我忙迎上去,杏姐一把抓住我的手,低声询问起云岭哥的情况。我忍不住鼻子一酸,告诉她云岭哥早已随他二伯去伊春一林场当工人去了。杏姐听后一怔,半天才回过神来,然后朝我苦笑一下,推着自行车讪讪地匆匆离去。

村口的老槐树发芽了又落叶。村口的老槐树落叶了又发芽。恍惚间50多年过去了,终生未婚的云岭哥早已患脑溢血过世,而75岁的杏姐至今还住在武城大女儿家。云岭哥与杏姐的悲情故事,随着岁月的流逝,人们已日渐淡忘,唯有云岭哥留给我的这支洞箫不会遗忘。让我再吹一曲《归乡总是清明时》,以慰云岭哥的在天之灵。

## 闫家峪圣母池的传说



圣母池碑文。

□刘曰章

从闫家峪来来往往穿行了多次,但一直没有好好地审视过它。如果不是陈大哥的热心推介,真不知道村里还有隐藏着的老东东。好不容易等到雪后天晴,气温回升,积雪消融,洁净的空气让人感觉特别舒适。于是按约同陈大哥等一起前往闫家峪参观,一睹圣母池的尊容。

闫家峪村位于章丘区官庄办事处东南部山区,共614户1640人。村庄邻山坡而建,村西及西北是大山和小山,平均海拔300多米,坡缓处是农耕地,山上植被稀疏,多为落叶灌木。村中有县乡道穿行而过,交通较为方便。村内巷道石板路居多,老房子亦多为石质结构,具有浓郁的山区农宅特色。圣母池在村西北的山坡上,临陡坡而建,门朝东向,门前原有一座三间房屋大小的石头寺庙,在“文革”后期因失与修缮而拆除。圣母池门上半部呈穹形状,门高三米,宽两米,墙体厚度四十厘米,门顶部有碑状帽,顶部上平前檐低有浅滴水槽。门内是圣母池,上为大池,下为小池,属上下套池结构。大池三米见方,小池一米见方,总深度一米二左右,水质清澈透明,池边缘有少许绿色藻类植物附着。池顶部为石质穹形拱顶,石

与石间对合齐整。池子内侧有一米半高度的墙体,上方两块巨石间夹一立式石碑,碑高一米半左右,宽度一米左右,上面刻有初建时间和修缮时间,遗憾的是池内水满而无法跨越探析。听同行村民讲,圣母池为村民从河北枣强迁徙而来所建,具体时间不详。在清光绪年间有修缮,“文革”时期村民积极呵护免于毁坏。碑后为石质山体及洞穴,洞穴深十五米左右,高一米半左右,宽一米半左右,呈笔直状。池内水源来自于洞穴内,由大山深处渗透而来。圣母池长年有水,大雨季节也不出现外溢,一直是下游村民的洁净水源地。哪怕是干旱季节,圣母池也从来没干涸过。

据巩书记介绍,之所以叫圣母池则源于一个美丽的传说,传说中的主角就是何仙姑。何仙姑原名何秀姑,生于武则天朝某年二月初七。父亲开豆腐坊,她自幼做父亲的帮手。十三岁时到野外游玩,遇见了云游的铁拐李、吕洞宾和张果老,三位神仙给她吃了仙桃、仙枣和云母片,从此她再也不觉饥饿,并能预卜未来知人祸福。乡亲们为她盖了一座小楼要她住在那里,人们常来这里请她算命。渐渐地何秀姑的名字变成了何仙姑。后来何仙姑随铁拐李、吕洞宾及张果老等一起云游四方,普济天下,救人

于难,受人爱戴。在赴蓬莱途中(也就是“八仙过海”之前)经过岩峽峪(即现在的闫家峪)庄。八仙见此地山清水秀,溪流潺潺,鸟鸣欢叫,幽深绝佳,喜欢上了这里。于是八仙停歇大山,乐游小山,其乐融融。何仙姑常在泉池边梳洗打扮,并渐渐喜欢上了这里的一草一木,暂居日子过得自然非常惬意。时值庄里一孩童患疾而无处医治,父母心焦尤甚但毫无办法。何仙姑知悉后主动上门探视,详查病情,出手相救,小孩得以痊愈。周边村民得知后也纷纷前来求助,何仙姑上山采草药自煎汤剂满足了他们的心愿。何仙姑随七仙离开后,小孩父母和村民们感激其恩德尊何仙姑为“济世圣母”,便在泉池旁立碑并将此池称作“圣母池”。

几百年过去了,圣母池依然存在并常常是闫家峪村老百姓津津乐道的事情。尽管故事是个传说,但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是村南不远处有一座高度和大山小山差不多的山叫果老山。是巧合还是另有根源?笔者不得而知。鉴于目前开发山区和开放旅游,当下最重要的任务就是一如既往地把圣母池保护好。因为那不仅仅是全村人的水源地,而且作为民间或乡村物质文化遗产来说也是不可多得的资源,不能忽视和毁坏。

## 流年药草香

□裴珊珊

医,仁术也。我从小就和中药结下不解之缘,那时母亲身体不好,家里经常弥漫着浓重馥郁的药材味,闻起来发苦的是黄连,厚重有甜腥味的是当归,角质通明的是白芍。跟母亲到医院抓药,暗红的眼眶让我神秘不已,那密布的小抽斗里有驱除病魔的珍宝,药师动作娴熟,随意抓一把,用戥子过了,竟就准得分毫不差,像魔法一般令人惊叹。用铜杵把药捣成粉,摊开包药纸,倒药、裹包,捆绑一气呵成,一剂药方里有很多味中草药,砂锅熬制半小时就成治病的良方。

“人命至重,有贵千金,一方济之,德逾于此。”百岁药王孙思邈将两部著作均冠以“千金”二字,大医精诚被尊为医德标杆。大学毕业时我皮肤过敏,病毒乘机而入,面部红肿,又痒又疼。乘坐公交吓哭小女孩,到邮局领包裹,工作人员拿着我的身份证反复对比,瞅了我半天说不能代领。我百口莫辩,只盼赶紧把病治好,让面目全非的我回到从前。在诊所输液、涂药膏,由于激素的作用,见效快,但没几天病毒卷土重来,病情反复,越来越严重了。我来到中医医院皮肤科,接诊的是位稳重的中年医生,他笑容和蔼,很仔细地观察皮肤症状,耐心地听我叙说完病情,建议做皮肤化验,综合化验结果确诊为急性痤疮,一丝不苟的工作态度让我联想到“工匠精神”。通

过中药内服外敷和过敏检测治疗仪的系统治疗,我在春风化雨中告别了病痛。

花花草草治大病,五谷杂粮养百年。夏天,我常泡凉茶,用菊花、金银花、甘草、麦冬等清热消暑,孩子六岁了从来不知道什么叫上火。中药不是只有冰冷的汉字解释,自然的中草药能妙手回春,中医的养生之道给身躯注入岩石的质地,神奇的中医锦囊让我们收获养心的文化与智慧。印象最深的莫过于中医医院精致的庭院建筑,孙思邈影壁墙辉煌屹立在视野,刻有“百草园”的大理石书本厚重地端坐于庭院中央,古色古香的长亭里中草药图比比皆是,手持灵芝的药圣李时珍白玉雕像竖立在侧。不觉想起他置危险于度外,踏遍千山万壑写就造福于民的药物学空前巨著《本草纲目》。医生为民除疾,是神圣高尚的职业,也承受着巨大压力在临床一线救死扶伤,曾被骂被打被误解,但他们没有脱下白大褂,不忘初心,恪尽职守,日夜守护着人们的健康,将祖先的中医精粹和博大精深的中医文化弘扬传承。

草药之味,如同文化之韵,已浸入中国人的骨髓。在绵延三代的药草香里,滋生了悠悠的中医情,我想我很适合当一个歌颂者,为每一位给患者带去健康的白衣使者。因为有你,悬壶济世的慈爱泛起了同心的涟漪,因为有你,健康一波又波在人海荡漾开来……

